

CHINESE WRITERS
WITH WORLDWIDE INFLUENCE

走向世界的中国作家

赤壁

刘醒龙 著



文化发展出版社
Cultural Development Press

走向世界的中国作家

赤壁

刘醒龙 著

CHINESE WRITERS
WITH WORLDWIDE INFLUENCE



文化发展出版社
Cultural Developmen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赤壁/刘醒龙著. —北京:文化发展出版社有限公司, 2016.8
ISBN 978-7-5142-1345-4

I. ①赤… II. ①刘…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29681号

赤 壁

刘醒龙/著

出 版 人: 赵鹏飞

总 策 划: 尚振山 曹振中

责任编辑: 肖贵平 周 蕾

责任校对: 岳智勇

责任印制: 孙晶莹

责任设计: 侯 铮

排版设计: 麒麟传媒

出版发行: 文化发展出版社(北京市翠微路2号 邮编: 100036)

网 址: www.printhome.com www.keyin.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1194mm 1/32

字 数: 159千字

印 张: 8.75

印 次: 2016年8月第1版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8.00元

I S B N : 978-7-5142-1345-4

◆ 如发现任何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发行部电话: 010-88275710

不仅是为了纪念

——“走向世界的中国作家”文库总序

野 莽

尚书房请我主编这套大型文库，在一切都已商业化的今天，真正的文学不再具有 20 世纪 80 年代的神话般的魅力，所有以经济利益为目标的文化团队与个体，已经像日光灯下的脱衣舞者表演到了最后，无须让好看的羽衣霓裳做任何的掩饰，因为再好看的东西也莫过于货币的图案。所谓的文学书籍虽然也仍在零星地出版着，却多半只是在文学的旗帜下，以新奇重大的事件冠以惊心动魄的书名，摆在书店的入口处引诱对文学一知半解的人。尚书房的出现让我惊讶，我怀疑这是一群疯子，要不就是吃错药由聪明人变成了傻瓜，不曾看透今日的文化国情，放着赚钱的生意不做，却来费力不讨好地搭盖这座声称走向世界的文库。

但是尚书房执意要这么做，这叫我也没有办法，在答应这事之前我必须看清他们的全部面目，绝无功利之心的传说我不会相信。最终我算是明白了他们与上述出版人在某些方面确有不同，私欲固然是有的，譬如发誓要成为不入俗流的出版家，把同

行们往往排列第二的追求打破秩序放在首位,尝试着出版一套既是典藏也是桥梁的书,为此已准备好了经受些许财经的风险。我告诉他们,风险不止于此,出版者还得准备接受来自作者的误会,这计划在实施的过程中不免会遇到一些未曾预料的问题。由于主办方的不同,相同的一件事如果让政府和作协来做,不知道会容易多少倍。

事实上接受这项工作对我而言,简单得就好比将多年前已备好的课复诵一遍,依照尚书房的原始设计,一是把新时期以来中国作家被翻译到国外的,重要和发生影响的长篇以下的小说,以母语的形式再次集中出版,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收藏;二是精选这些作家尚未出境的新作,出版之后推荐给国外的翻译家和出版家。入选作家的年龄不限,年代不限,在国内文学圈中的排名不限,作品的风格和流派不限,陆续而分期分批地进入文库,每位作者的每本单集容量为二至三个中篇,或十个左右短篇。就我过去的阅读积累,我可以闭上眼睛念出一大片在国内外已被认知的作品和它们的作者的名字,以及这些作者还未被翻译的 21 世纪的新作。

有了这个文库,除去为国内的文学读者提供怀旧、收藏和跟踪阅读的机会,也的确还能为世界文学的交流起到一定的媒介作用,尤其国外的翻译出版者,可以省去很多在汪洋大海中盲目打捞的精力和时间。为此我向这个大型文库的编委会提议,在

编辑出版家外增加国内的著名作家、著名翻译家,以及国外的汉学家、翻译家和出版家,希望大家共同关心和参与文库的遴选工作,荟萃各方专家的智慧,尽可能少地遗漏一些重要的作家和作品,这方法自然比所谓的慧眼独具要科学和公正得多。

当然遗漏总会有的,但那或许是因为其他障碍所致,譬如出版社的版权专有,作家的版税标准,等等。为了实现文库的预期目的,那些障碍在全书的编辑出版过程中,尚书房会力所能及地逐步解决,在此我对他们的倾情付出表示敬意。

2016年5月7日写于竹影居

目录

不仅是为了纪念

——“走向世界的中国作家”文库总序/野莽

赤 壁

1

大树还小

65

暮时课诵

130

秋风醉了

171

刘醒龙主要著作目录

253

赤壁

显空正在禅床上迷糊时，忽然感到有一股奇香自天外而来，他刚想到是否是观音菩萨云游四海路过黄州，心里霍地一下子明白了什么。他连忙爬起来，不及穿戴好，就往殿堂方向走去。一路上沁香扑鼻，他心知自己又迟到了。

到殿堂一看，果然显无已端坐在蒲团上。

显无睁开眼皮看了他一下，复又落眼低眉默诵着什么。

显空也不说话了，到一边去将大钟沉沉地撞了几下。

钟声嗡嗡地震荡了半天后，小和尚显虚才慌慌张张地穿过东坡祠朝佛堂跑来，一边跑一边穿着衣服。

见显空一脸怒容，显虚不敢吱声，径直往蒲团那儿走。

显空大声说：“没有净手就诵经？”

显虚怔怔地看了显空一下，慢慢地往回走。

显空说：“你再这样懒惰，我就将你送回归元寺发落。”

显虚支吾地说：“我再也不敢了，大师兄。”

显虚走后，显空开始诵经了。诵了一会儿，心情就好了许多。显虚返回时，他没再作声。

做完朝时课诵，三个人往外走，显空忽然问显虚：“昨晚你几时回的？”

显虚说：“做完佛事我就回了。”

显空说：“我怎么没听到开门声？”

显虚说：“是我开的门，当时你正在读经文，没注意到。”

显空听说自己潜心诵经，连开门声都没听见，不由得为自己的长进暗喜。嘴上却问：“王老板家情况怎样？”

显虚说：“已说好了，从今天起，他每天送半板豆腐给我们。”

显空说：“我是问他家的佛事做了几天了？”

显虚说：“好像是七八天吧，我也记不清楚。”

其实他心里有数。王老板的女人死了，请他们去做佛事，开始是他和显空一起去，后来就他一个人去。昨天晚上是最后一场，按规矩显空又得去，但显虚见显空忘了，他也不提醒，依然独自去了。王老板的女儿水桃长得像花儿一样，让他怎么也看不够。

显空掐指一算，说：“有九天了。再别去了。”

显虚不高兴地应了一声。

吃过早饭，显虚正在刷锅洗碗，忽然从窗户上望见一个姑娘挽着一只竹篮，走进后院。他正想唤一声水桃，显空在院子里先叫了。

显空说：“水桃，这早就送豆腐来呀？”

水桃说：“我爸说天气热，迟了会馊，就赶早送个新鲜。”

显空说：“多谢你们想得周到，就放在这石桌上吧。”

水桃放豆腐时，显虚故意在灶屋里将碗筷弄得哗哗响。果然引得水桃往窗户里张望。

放好豆腐后，显空说，“家里忙吧？你可以走了。”

水桃说：“我找显虚师傅有事呢，他答应今天送件东西给我。”

跟着，显虚听到显空极威风地喊了一声：“显虚，你出来一下。”

显虚硬着头皮出了门，问：“大师兄叫我有什么事？”

显空说：“你答应给水桃的东西呢？快拿出来！”

显虚说：“没有，我没有答应她什么呀！”

水桃说：“昨晚你答应送我一颗好看的赤壁石哟！”

显虚说：“你怕是记错了啵！”

水桃一急，眼泪差点出来了，说：“昨晚临走时，你拉着我的手，悄悄对我说的。”

显虚还要分辩，显空忽然提高声调说：“别再说了，你到

佛堂去等我。”

显虚走后，显空好言从水桃那里问明了详情。水桃只有十五岁，对佛家极信任，心里没有别的意思。所以显空多少有些放心了。送走水桃，他转身回到禅房，打开显虚的包袱细细一翻弄，果然找到一块极别致的小石头。

石头通体白如玉，而纹路又黑如线，几弯几绕，在石头上勾画出一对男女在亲嘴的模样来。

显空见了心里一热，他赶忙默诵了几句经文。再看时，他心里平静下来。他拿在手里把玩一阵，终不忍将其丢弃，想了想后，他将这块赤壁石藏在观音菩萨的莲花座后面。

显空来到佛堂，见显虚一脸的惶恐，就动了恻隐之心，问：“你今年多大了？”

显虚说：“十六。”

显空叹口气说：“你去将纸墨拿来，我在二赋堂等你。”

显虚拿了纸墨笔砚来到二赋堂前，见显空正望着大殿上方的一块匾出神，他唤了两声，显空才回过神来。

显空比照那匾上的字体，一口气写了二十多张后才歇下来。显空总是这样，每天总要抽空来二赋堂，将匾上的字临摹一二十遍。显空之所以被归元寺派到赤壁来看管东坡祠，就因为他字写得好，诗也写得不错。有这一点长处，他在归元寺时，常常露出一股傲气，后来住持对他说，你到赤壁去吧，在

那儿好好练练二字怎么写，等练好了再回来。

二赋堂这块匾是李鸿章亲笔题写的。显空来后，比照那三个字一试，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这二字写小些时还可以对付，但一旦像李鸿章那样，写成二尺见方大小，并紧挨着赋字和堂字时，便怎么写怎么难看，更别提与李鸿章那雄浑刚劲，方圆皆是得二字相比了。显空写了一整年，越写越泄气。本不打算写下去了，偏偏这时，归元寺又派了一个怪和尚显无来。

显无来时，正赶上他无精打采胡涂乱抹。显无也不搭话，上前推开他，接过笔，刷刷地写就了三个字，虽然仍比不上李鸿章的，可比他的强多了。显空一急，便又来劲了。

显无来时是民国二十六年，现在是民国二十七年了。天气已经热起来，黄州城最热的日子来到了。

显空一停下笔，显虚立即上去用扇子给他扇凉。显空的字是明显长进了，他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脸上又有了些得意之色。他用毛巾擦了擦手上的汗，细心地挑了一幅，摆在桌子上，人站得远远近近地看了几遍。

这时，显无从二赋堂的后门进来了，见了他们只是扫一眼，也不打招呼，径直转到大幅木刻的背面去了。

这大幅木刻前面刻着《前赤壁赋》，后面刻着《后赤壁赋》。

显空朝显虚使了个眼色，显虚立即凑拢来听显空悄悄说了

一通话后，显虚也转到木刻的后面去。

显无面对《后赤壁赋》无声地伫立着。

显虚说：“二师兄，好久没见你写字了，你不想试试笔么？”

显无回头看了显虚一眼。

显虚又说：“大师兄苦练两年，他的字都快撵上李鸿章了。”

显无淡淡一笑，转身走到堂前，拿起笔缓缓地蘸饱一笔墨后，瞅着白纸站了一会儿，随后一口气写完三个字。

显空正待上去观看，身后响起一片人声。扭头一看，见一队当兵的拥着程汝怀，正从赤壁大门处往里走。

程汝怀是鄂东行署主任，以前也来过赤壁，不过总是陪着武汉或南京来的客人。这次他陪的是胡高参。

没等程汝怀介绍完，那胡高参便连呼：“好字好字！李中堂大人果然了得，真百闻不如一见，我看天下没有第二人能写得了这三个字。”

程汝怀在旁边笑着说：“恐怕未必，显空师傅演练这三个字已有数年了。”

胡高参回头见桌面上果然有一幅字，就上去看了看，忍不住夸奖道：“下车伊始，夸夸其谈，真的险些辱没了程主任手下的人才。的确不错，其中风骨比李中堂大人更让人敬几分。”

显空见胡高参直夸显无的字，心里很不爽快。显虚心领神

会，赶忙拿过显空的字摊在桌上请胡高参过目。

胡高参扫了一眼，说：“小师傅，你至少得跟你师兄学上十年才行。”

显空、显虚顿时无话可说。幸好胡高参将话题转到前后赤壁赋上去了。

胡高参在二赋堂待了半上午，临走时，程汝怀要显空小心护着这块宝地，别让兵匪袭扰。还说从北方溃退下来的部队很多，那些中央军霸道得很，他这个地方官制约不了。显空点头称是。

送走程汝怀一行，显空一整天心里都不快活。

显虚见大师兄不快活，便提心吊胆，等到天黑就早早入了禅房，准备睡觉，打开包袱时，他忽然发现那颗赤壁石不见了。

显虚正满床搜寻，显无进屋来了。见他急得满脸通红，就问有什么事。显虚不好明说，便用铺床来掩饰，显无瞥了他一眼，说东西掉了可问观音菩萨，心丢了，可就麻烦了。

显虚想着那块奇石，夜里睡不着。

那天，大师兄带他去豆腐店王老板家做佛事，第一眼见到水桃，心里就乱了方寸，回来的路上，显空无心地产了一句，说水桃是豆腐西施。当即，显虚的脸红得像熟透的水蜜桃。他

怕显空看见，假装鞋松了，蹲到地上去系鞋带。无意中发现手边有一颗白石子有些特别，他随手捡起来一看，心里像得了宝贝那样高兴。

睡不着时，显虚老想这是不是天意，不然哪能那么巧，一见到水桃，他就拣到这赤壁石。也有想不通的，既然天赐这段姻缘，可为什么又让他做了一个秃头和尚呢？

民国二十七年夏天的这个晚上，大和尚显空、二和尚显无睡得鼾声起伏，可怜小和尚显虚却在闭着眼睛看着自己的未来。

外面凉风习习，可他不能出去乘凉，一到夏天，大家最爱说的话是：心静自然凉。大家也都不敢说热，怕别人说自己心不静。

半夜里，显虚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敲门声刚刚响起时，显虚尚不觉得惊慌，可只过了片刻，他就稳不住神，急忙叫醒显空。

显空醒过来，有些生气地说：“这么晚，叫什么呀？”

显虚说：“有人在敲门！”

显空说：“有人敲门你去看看不就行了！”

显空边说边听出了异样，他三下两下穿好衣服，就往外走。

没人叫显无，但他也起床跟了出去。

过了东坡祠，他们望见赤壁大门外，亮着一片火光，且敲门声极凶狠。显空合上乾坤掌，闭起混沌目，喃喃地对显虚说：“敞开院门作佛门，让开俗道成禅道。”

显虚应了一声，上前一步将赤壁大门门闩抽了下来。

门一开，许多火把和手电筒刷刷地将显空、显虚的印堂，照得红彤彤的。显无在他们身后站着。

显空冲着那群人说：“施主半夜三更前来，不知有何急事？”

一个吊着胳膊和手枪的人回答：“没听说当兵的四处为家？老子这不算回家也算找上家门了！”

显空心里一怔，仿佛感到某种不祥之兆，他说：“这是书圣诗仙苏东坡留下的一片洁土，只供参拜，不留食宿。”

头头模样的那人仰面一笑，说：“这样更好。蒋总司令只命令我们不许骚扰百姓，但没有禁止当兵的麻烦神仙。”

头头一笑，他手下的那两百多号人跟着一齐笑起来，乱糟糟地不知都嚷了些什么。

显空说：“各位不可取笑。”

显虚一旁插嘴说：“施主趁早另择安歇之处吧！”

那头头冷笑一声，说，“假癫痢！不是咱弟兄的血肉挡住了飞机坦克，东洋人早就一把火烧了你裆里的无花果！真有书圣诗仙菩萨屁，那怎不请日本鬼子到别的国家去安歇？”

显空说：“禅俗两家，同生不同世。佛事凡情，各有各的主管。东洋西洋，与出家人概不相干，请施主多多体谅。”

这时，溃兵中有人讥骂吼叫起来：“各不相干，却挡在门口，想你这秃瓢是个荤和尚么？”

又有人高叫：“营长，咱拿着机关枪呢，怕谁呀，干吗要与这几个光头佬细说！”

听得这一声叫，头里几个当兵的便进了大门。显空和显虚挡不住，被挤到一边侧着身子还站不稳。

身后的显无忽然开口说：“施主慢点走。”

那几个当兵的一愣。只见显无端坐在地上，抡起两掌在空中舞了几下，然后缓缓地向前平推过去。那几个当兵的立即像纸鸢一样，飘飘地越过门槛，退回到开始起步的地方。

那头头一愣，问：“你们中邪了？”

当兵的说：“好怕人，有一股凉风吹得骨头生痛，脚下站不住。”

显虚说：“二师兄学过喇嘛教的神功，还有更厉害的招儿呢！”

那头头没有被吓住，反说：“我就不相信天底下还有比子弹更厉害的东西。”

他一挥手，几个当兵的平端着步枪，逼近显无，直到刀尖抵住显无的胸膛才停下来。